

五

雜

組

五雜組卷之十

物部二

松柏後凋，松柏未嘗不凋也，但於衆木爲後耳。凡木皆以冬落葉，至春而後發葉，松柏獨以春抽新葉，既長而後舊葉黃落。今南中花木有不易葉者，皆然也。迺知聖人下字，不苟如此。

王荊公字說云：『松柏爲羣木之長，故松從公，猶公也；柏從白，猶伯也。』此說雖近有理，然實穿鑿松柏之字，直諧聲耳。五等之封，始於三代，而松柏之字，製於倉頡，寧預知後世有公伯之爵耶？且松字古作窠，從公者，後世省文也。卽且至微而從公，孺狙至劣而從侯，豈亦以蟲之長乎？

槐者，虛星之精，晝合夜開，故其字從鬼。然周禮外朝之法，面三槐爲三公之位。王荊公解槐黃中懷其美，故三公位之。吳草廬注云：『槐，懷也，可以懷遠人也。』春秋元命包云：『槐之言歸也。古者，樹槐，聽訟其下，使情歸實也。』然則槐之從鬼，或爲歸耳？

洪武間，出內府所藏桃核示詞臣，核長五寸，廣四寸七分，前刻漢西王母賜漢武桃及宣和殿十字，塗以金。宋學士有蟠桃核賦。宇宙之間，固何所不有？但謂西王母賜漢武者，則誕妄無

疑。此必宣和間黃冠僞爲之以媚道君者耳。王黼盛時，廣求異物，有以桃核半枚獻者，中容米三四斗，卽此類耳。吾閩荔枝木，有人僞作桃核刻之者，歲久亂真，殆無以辨此，亦不可不知也。

曲阜孔林有楷木，相傳子貢手植者。其樹十餘圍，今已枯死。其遺種延生甚蕃，其芽香苦，可烹以代茗，亦可乾而茹之。其木可爲笏枕及棋枰云。敲之，聲甚響而不裂，故宜棋也。枕之無惡夢，故宜枕也。此木殊方不可知，以余所經他處，未有見之者，亦聖賢之遺跡也。而守土之官，日逐採伐製器，以充餽遺，今其所存寥寥，反不及商丘之木，以不才終天年。不亦可恨之甚哉？

余在嶧山見禹時孤桐，於曲阜見孔子手植檜及子貢手植楷木，於閩雪峰見唐時枯木菴，而枯木菴質紋形色政與嶧陽孤桐相類，色如黃金，而皮作斷紋，不問，知爲數千年物也。二處寺僧守護甚嚴，故至今無恙。楷木已朽腐斷折，獨留根幹丈餘。檜非聖人手植者，乃其遺種也。經金兵火，廟宇樹木，盡爲煨燼，而檜復挺一枝於東廡間，經今又五六百年矣，不生不滅，孑然獨聳，數十年間，輒一發生，且其紋左旋而上，無傍枝，此爲異耳。按孔林十里中，雲木參天，上無鳥巢，無鴉聲，下無荆棘、蒺藜、刺人之草。聖人生前不語怪，乃身後著靈異若此，豈亦以神道設教耶？抑或有地靈呵護之也？

孔廟中檜，歷周、秦、漢、晉幾千年，至懷帝永嘉三年而枯。枯三百有九年，子孫守之不敢動，至隋恭帝義寧元年復生。生五十一年，至唐高宗乾封二年再枯。枯三百七十四年，至宋仁宗康定元年復榮。至金宣宗貞祐二年兵火摧折，無復孑遺。後八十二年，爲元世祖三十一年，故根復發於東廡頽址之間，遂日茂盛，翠色葱然。至我太祖洪武二年己巳，凡九十六年，其高三丈有奇，圍四尺許。至弘治己未，爲火所焚。今雖無枝葉，而直榦挺然，不朽不摧，生意隱隱，未嘗枯也。聖人手澤，其盛衰關於天地氣運，此豈尋常可得思議乎？

五嶺之間多楓木，歲久則生瘰癧。一夕，遇暴雷驟雨，其贅長三五尺，謂之楓人。越巫取之作術，有通神之驗，此亦樟柳神之類也。一云：『取不以法，則能化去。』故曰：『老楓化爲羽人。』政謂此耳。

建寧行都司有豫章木，其中空，可設數席。余在福寧，龍泉菴後有榕木，其中亦可盤坐五六人，枝梢寄生，大可數十圍。方廣巖有木自深坑出，直至巖頂，寺僧自巖垂繩下度之，得三十丈云，而榦不甚巨，半巖視之，殊不覺其長也。

宋時寢殿巨材謂之模枋。模枋者，人立其兩旁不相見，但以手摸之而已。今之皇木徑亦逾丈，其最中爲棟者，每莖價近萬金，而舁拽之費不與焉。然川貴箐峒中亦不易得也。

嘗見採皇木者言深山窮谷之中，人跡不到，有洪荒時樹木，但荒穢險絕，毒蛇鸞獸，出入山中，蜘蛛大如車輪，垂絲如繩，冒虎豹食之。採者以天子之命諭祭山神，縱火焚林，然後敢入。其非王命而入者，不惟橫罹患害，即求之終年，不得一佳木也。

榕木，惟閩、廣有之，而晉安城中最多，故謂之榕城，亦曰榕海。云：『其木最易長，折枝倒埋之，三年之外，便可合抱，柯葉扶疎，上參雲表，大者蔽虧百畝，老根蟠拏如石焉。木理邪而不堅，易於朽腐。十圍以上，其中多空。』此莊子所謂以不才終天年者也。閩人方言亦謂之松。按松字古作竊，則亦與榕通用矣。

閩人作室必用杉木，器用必用榆木，棺槨必用楠木，北人不盡爾也。桑、柳、槐、松之類，南人無用之者，北人皆不擇而取之，故梁棟多曲而不直，什物多蠹而不緻，坐是故耳。楸、楠、豫章，自古稱之，而楠木生楚、蜀者，深山窮谷，不知年歲，百丈之幹，半埋沙土，故截以爲棺，謂之沙板。佳者，解之，中有文理，堅如鐵石。試之者，以暑月作合，盛生肉，經數宿，啓之，色不變也。然一棺之直，皆百金以上矣。夫葬，欲其速朽也，今乃以不朽爲貴，使骨肉不得復歸於土，魂魄安乎？或以木之佳者，水不能腐，蟻不能穴，故爲貴耳，然終俗人之見也。

木之有瘻，乃木之病也，而後人乃取其瘻瘤礪者，截以爲器，蓋有瘻而後有旋文，磨而光

之，亦自可觀。但有南瘿北瘿之異：南瘿多楓，北瘿多榆；南瘿蟠屈秀特，北瘿則取其巨而多盛而已。余在燕市中，見瘿杯有大如斗者；後在一宗室，見以瘿木爲浴盆，此以大爲貴也。南方磊塊百狀，或有自然耳。可執小僅如雞子者，此以小爲貴也，政如北人賣大葫蘆種，謂可以爲舟，而南人乃取如栗大者爲扇墜。人之好尚不同如此。按劉子云：『椶楠鬱蹙以成綉錦之瘤。』則瘿木之見重，自古然矣。

夫子稱松柏後凋，蓋中原之地，無不凋之木也。若江南樹木花卉，凌冬不凋者，多矣。如荔支、龍目、桂檜、榕栝、山茶之屬，皆經霜逾翠，蓋亦其性耐寒，非南方不寒也。至於蘭、菊、水仙，皆草本萎恭，當隕霜殺菽，萬木黃落之時，而色澤益媚，非性使然耶？

俗言松三粒五粒。段成式云：『粒當作鬣。』然亦不知五鬣何義。又云：『五鬣松皮不鱗。』今山中松，未見有不鱗者。段又云：『欲松不長，以石抵其直下，便不必千年方偃然。』亦不盡然也。凡松，髡其頂，則不復長，旁榦四出，久卽偃地矣。京師報國寺有松七八株，高不過丈許，其頂甚平，而枝榦旁出，至十餘丈者。數百莖矢，矯如游龍，然寺僧恐其折，每一榦以一木支之，加丹堊焉。好事者攜酒上其頂，盤踞羣坐。此亦生平所未嘗見也。（灑水燕談載亳州法相寺矮檜亦類此。）

建州雲谷道中有數松，盤擎蹙縮，形勢殊詭。余嘗過之，歎其生於荒僻，無能賞者。又十數武，石碣表於道周，大書曰：『戰龍松』。朱晦翁筆也。追思往歲，過羅源山，路傍有石巖下覆，古樹虬枝，蒼蔚其上，坐而樂之，徘徊土際，得一石刻曰：『才翁所賞樹石。』蓋蘇公爲福守時所書也。乃知古人識鑒，其先得我心若此。而必鐫題以表之，則今人不能，亦不暇也。

南昌翊聖觀有二松，相去五尺，合爲一幹，名爲義松。余在福寧南峰庵見二榕樹亦然，作門出入，其實非榦也，乃根耳。根初在土中，後入土愈深，土落而根出，怒卷如樛枝焉；土漸低，則根漸高，而成榦矣。今人有僞作連理樹者，皆用此也。若以此松爲義，它木盡負心耶？

嵩山嵩陽觀有古柏一株，五人聯手抱之，圍始合，下一石刻，曰『漢武帝封大將軍』。人但知秦皇之封松，而不知漢武之封柏也。又唐武后亦封柏五品大夫。

北人於居宅前後多植槐、柳之類，南人即不爾，而閩人尤忌之。按桑道茂云：『人居而木蕃者去之。木蕃則土衰，土衰則人病。今人忌之以此。』然術士之談，何足信也？上必膏沃，而後草木蕃，豈有木盛土衰之理乎？

涿州之涑水道中有大桑樹，高十餘丈，蔭百畝，云即昭烈舍前之桑也。自漢及今，千五百年矣，而扶疎如故。且其樞視常桑倍大，土人珍之，以相餽遺云。余按蕭道成所住宅亦有桑樹高

三丈許，狀如車蓋。道成好戲其下。兄敬宗謂之曰：『此樹爲汝生也。』今宅既灰滅，而桑之有無，亦無人能知之者。信乎在人不在物也。

古人墓樹多植梧、楸，南人多種松、柏，北人多種白楊。白楊，卽青楊也。其樹皮白如梧桐，葉似冬青，微風擊之，輒浙瀝有聲。故古詩云：『白楊多悲風，蕭蕭愁殺人。』余一日宿鄒縣驛館中，甫就枕，卽聞雨聲，竟夕不絕。侍兒曰：『雨矣。』余訝之，曰：『豈有竟夜雨而無簷溜者？』質明視之，乃青楊樹也。南方絕無此樹。

白楊全不類楊，亦如水松之非松類也。李文饒有柳柏賦，似是柏名而柳其葉者，未審何木。今閩中有一種柳，其葉如松，而垂長數尺。其幹亦與柳不類。俗名爲御柳。夫詩人之咏御柳，不過禁御中柳耳，此則別是一種，而強名之者也。

梓也，櫨也，椅也，楸也，豫章也，一木而數名者也；蓮也，荷也，芙蓉也，茵蓆也，芙蕖也，一花而數名者也。

楓、棗二木皆能通神靈，卜卦者多取爲式盤。式局以楓木爲上，棗心爲下，所謂楓天棗地是也。靈棋經法，須用雷劈棗木爲之，則尤神驗。兵法曰：『楓天棗地，置之槽則馬駭，置之轍則車覆。』其異如此。蓋神之所棲，亦猶鬼之棲樟柳根也。



楚中有萬年松，長二寸許，葉似側柏，藏篋笥中，或夾冊子內，經歲不枯；取置沙土中，以水澆之，俄頃復活；不知其所從出。或云：『是老苔變成者。』然苔無莖無根，而彼莖亦如松柏，有根鬚數條，未必是也。

燕齊人採椿芽食之以當蔬，亦有點茶者，其初茁時，甚珍之，既老則瀝而蓄之。南人有食而吐者。然椿有香、臭二種。臭者，土人以湯淪而瀹之，亦可食也。考之圖經，疎而臭者乃樗耳。蓋二木甚相類，但以氣味別之。今人不復識認，概呼爲椿也。

木蘭去皮而不死；紫薇搔其皮，則樹皆搖動。

樺木似山桃，其皮軟而中空，若敗絮焉，故取以貼弓，便於握也。又可以代燭。余在青州，持官炬者，皆以鐵籠盛樺皮燒之，易燃而無烟也。亦可以覆菴舍。一云：『取其脂焚之，能辟鬼魅。』竹譜曰：『竹之類六十有一。』余在江南，目之所見者，已不下三十種矣。毛竹最鉅。支提、武夷中有大如斗者。太姥玉壺庵，竹生深坑中，乃與崖上松栝齊稍，計高二十餘丈。其最奇者，有人面竹，其節紋一覆一仰，如畫人面然。又有黃金間碧玉竹，其節一黃一碧，正直如界然。有觀竹，見雪峯語錄。今雪峯有之，其它不可殫紀也。

『栽竹無時，雨過便移；須留宿土，記取南枝。』此妙訣也。俗說五月十三爲竹醉日。不特此

也，正月一日，二月二日，三月三日，直至十二月十二日，皆可栽。大要，掘土欲廣，不傷其根；多砍枝稍，使風不搖；雨後移之，土濕易活，無不成者；而暑月尤宜，蓋土膏潤而雨澤多也。

宋葉夢得善種竹，一日遇王份秀才曰：『竹在肥地雖美，不如瘠地之竹，或巖谷自生者，其質堅實，斷之如金石。』夢得歸而驗之，果信。余謂不獨竹爲然，凡梅、桂、蘭、蕙之屬，人家極力培養，終不及山間自生者，蓋受日月之精，得風霜之氣，不近烟火城市，自與清香逸態相宜。故富貴養之人，其筋骨常脆於貧賤人也。

栽花竹根下，須撒穀種升許，蓋欲引其生氣，穀苗出土則根行矣。

竹太盛密，則宜芟之；不然，則開花而逾年盡死，亦猶人之瘟疫也。此余所親見者。後閱避暑錄，亦載此。凡遇其開花，急盡伐去，但留其根，至明春則復發矣。

廣南多巨竹，剖其半，一俯一仰，可以代瓦。桂海虞衡志載，徭人以大竹爲釜，物熟而竹不灼。少室山竹堪爲甑。山海經，舜林中竹，一節可爲船，蓋不獨爲筏已也。

高潘州有疎節之竹，六尺而一節。黎母山有丈節之竹，臨賀有十抱之竹，南荒有帶竹，其長百丈。雲母竹一節可爲船。永昌有漢竹，一節受一斛。羅浮巨竹，圍二十尺，有二十九節，節長二丈。此君，巨麗之觀，一至於此！

簕竹，細竹也，長數尺許。其筍冬夏生，可食。近日黃白仲詩有「簕竹爲椽」之語，誤矣。東南之美，有會稽之竹箭焉。竹自竹，箭自箭，乃二物也。異物志：「箭竹細小勁實，可爲箭，故名之。」而竹之用多，又不獨爲箭已也。

移花木，江南多用臘月，因其歸根不知搖動也。洛陽花木記則謂秋社後九月以前栽之，蓋過此沍寒。亦地氣不同耳。獨竹於盛暑烈日中移，得其法，無不成長。蓋其堅貞之性，不獨耐寒，亦足敵暑。如有德之士，貧賤不移，富貴不淫也。

竹名妬母，後筍之生必高前筍。竹初出土時，極難長，累旬不盈尺。逮至五六尺時，潛記其處，一夜輒尺許云。

武夷城高巖寺後有竹本出土尺許，分兩歧直上，此亦從來未見之種。按宋史五行志，天禧間太平興國寺亦有此。而大中祥符間，黃州、江陵、武岡、晉原諸處且以祥瑞稱賀矣。（按陶穀清異錄載浙中有天親竹，皆雙歧，自是一種。）

芝蘭生於空谷，不以無人而不香，然芝實無香也。蘭，閩中最多，其於深山無人跡處，掘得之者，爲山蘭，其香視家蘭爲甚。人家所種，紫莖綠葉，花簇簇然。若謂一幹一花，而香有餘者爲蘭，一幹數花，而香不足者爲蕙，則今之所種皆蕙耳，而亦恐未必然也。卽山谷中絕香之蘭，

未見有一幹一花者。吾聞蘭之種類不一，有風蘭者，根不着土，叢蟠木石之上，取而懸之簷際，時爲風吹，則愈茂盛，其葉花與家蘭全無異也。有歲蘭，花同而葉稍異，其開必以歲首，故名。其它又有鶴蘭、米蘭、朱蘭、木蘭、賽蘭、玉蘭，則各一種，徒冒其名耳。

蘭最難種，太密則疫，太疎則枯；太肥則少花，太瘦則漸萎；太燥則葉焦，太濕則根朽；久雨則腐，久曬則病；好風而畏霜，好動而惡潔；根多則欲剷，葉茂則欲分；根下須得灰糞亂髮實之，以防蟲蚓，清晨須用櫛髮油垢之手摩弄之，得婦人手尤佳，故俗謂蘭好淫也。須置通風之所，竹下池邊，稍見日影，而不受霜侵，始不夭折。故北方人以重價購得之，百計不能全活，亦其性然耳。古者，女子佩蘭，故內則曰：『婦或賜之蘭，則受而獻諸舅姑。』燕姑夢天與已蘭，文公遂與之蘭而御之。淮南子曰：『男子植蘭，美而不芳，情不相與往來也。』則蘭之宜於婦人，其來久矣。

古人於花卉似不着意，詩人所咏者，不過茱萸、卷耳、蘋蘩之屬，其於桃李、棠棣、芍藥、蘭香，間一及之。至如梅、桂，則但取以爲調和滋味之具，初不及其清香也。豈當時西北中原無此二物，而所用者皆其乾與實耶？周禮：『籩人八籩，乾蕨與焉。』蕨卽梅也，生於蜀者謂之蕨。商書：『若和羹汝作鹽梅。』則今烏梅之類是已。可見古人卽生青梅未得見也，況其花乎？然召南

有標梅之咏，今河南、關中，梅甚少也。桂著於盆盎，有間從南方至者，但用之入藥，未聞有和肉者。而古人以薑、桂和五味。莊子曰：『桂可食，故伐之。』豈不冤哉！然余宦西北十餘年，卽生薑芽，亦不數見也。

『暗香疎影』之句爲梅傳神，而後高人墨客，相繼吟賞不置。然翫華而忘實，政與古人意見相反。閩、浙、二吳之間，梅花相望，有十餘里不絕者，然皆俗人種之以售其實耳。花時苦寒，凌風雪於山谷間，豈俗子可能哉？故種者未必賞，賞者未必種，與它花卉不同也。

菊於經，不經見，獨離騷有『餐秋菊之落英』，然不落而謂之落也，不賞觀而徒以供餐也，則尙未爲菊之知己也。卽芍藥，古人亦以調食。使今人爲之，亦大殺風景矣。

秦詩『山有苞櫟，隰有六駮。』毛氏注以爲駮馬，此固無害於義，但木中原有六駮，其皮青白，遠望之如獸焉，見崔豹古今注。且詩下章『山有苞棣，隰有樹檉』，據其文意，似皆指草木也。故陸機不從毛氏之說。雖詩人未必拘拘若此，但以爲木則相屬，以爲獸則相遠。且止言駮足矣，何必六也？鄭詩：『山有喬松，隰有游龍。』龍亦草名。古人之言，往往出奇若此，又豈得指爲遊戲之龍乎？又宋時里語曰：『斫檀不識得莢蕒，莢蕒尙可得駮馬。』莢蕒與六駮木相似，言伐檀而誤得莢蕒，得莢蕒而誤以爲駮，得駮而誤以爲駮馬，其去本來愈遠矣。此見羅願爾雅翼，爲拈出

之。

橘渡淮而北，則化爲枳，故禹貢揚州厥包，橘柚錫貢，蓋以其不耐寒，故包裹而致之也。然柚似橘而大，其味甚酸，與橘懸絕，乃得附橘著名，幸矣。廣志曰：『成都有柚大如斗。』今閩廣有一種如瓜者，方言謂之拋，蓋其蒂最牢，任風拋擲而不墜也，其色味彌劣矣。

拋花白色似玉蘭，其香酷烈，諸花無與敵者。壬子上巳，余與喻正之郡守禊飲郊外十里之中，異香逆鼻，諸君詫以爲奇。余笑謂：『此柚花也。形質既粗，色味復劣，故雖有奇香，無賞之者。』衆采而遞嗅之，果然。夫香壓衆花，而名不出里閭，余至今尙爲此君扼腕也。

合歡獨忿，萱草忘憂，此寄興之言耳。萱草豈能忘憂？而詩之所謂諼草，又豈今之萱草哉？羅氏曰：『諼，忘也。婦人因君子行役，思之不置，故言安得有善忘之草，樹之，使我漠然而無所思哉？』然而必不可得也。使果爲萱草，何地無之，而乃有安得之歎耶？凡詩之言安得者，皆不可得，而設或擬託之詞也。後人以萱與諼同音，遂以忘憂名之。此蓋漢儒傳會之語，後人習之而不覺其非也。萱草一名鹿葱，一名宜男。然鹿葱，晏元獻已辨其非矣。宜男，自漢相傳至今，未見其有明驗也。

古人於瓜極重，大戴禮夏小正：『五月乃瓜，八月剝瓜。』豳風：『七月食瓜。』小雅：『中田有

廬，疆場有瓜。是剝是菹，獻之皇祖。曾孫壽考，受天之祜。』今人醃瓜爲菹，不可以享下賓，而況祭祖考乎？但古人之瓜亦多種類，非今之西瓜也。西瓜自宋洪皓始攜歸中國。自此而外，有木瓜、王瓜、金瓜、甜瓜。廣志所載，又有烏瓜、魚瓜、蜜甯瓜等十餘種。不知古人所云食瓜的是何種？今人西瓜之外無有薦賓客會食者。漢陰貴人夢食燉煌瓜甚美。燉煌，西羌地也。豈此時西瓜已有傳入中國者，但不得其種耶？今時諸瓜，其色澤香味，豈復有出西瓜之上者？始信邵平五色，浪得名耳。

禮：『爲天子削瓜者副之，巾以絺。』（副，析也。既削之，又四析之，而巾覆焉。）爲國君者華之，巾以綌。（華中裂之，不四析也。）爲大夫累之。（累，裸也，謂不以巾覆也。）士寔之。（謂不中裂，但橫斷去寔而已。）庶人斲之。（不橫斷也。）』古人於一瓜之微，乃極其瑣屑若是，既菹以祭，便欲壽考受祜，而食之之法又各有等限，使不踰越，不知何意以此爲訓？宜乎曹孟德有進一瓜而斬三妾之事也。

匏亦瓜之類也，與瓠一種，而有甘苦之異。甘者爲瓠，詩所謂『幡幡瓠葉』是也。苦者爲匏，不可食，但可用以渡水而已，詩所謂『匏有苦葉，濟有深涉』是也。故夫子謂子路：『吾豈匏瓜也哉？焉能繫而不食？』言但可觀，而不可食也。注者乃以繫於一處，而不能飲食解之，則凡草木

之類皆然，何必匏瓜？此大可笑也。然匏、瓠，古亦通用。廣雅曰：『匏，瓠也。』惠子謂莊子：『魏王貽我五石之瓠。』則亦匏也。『河汾之寶，有曲沃之懸匏焉』，則亦瓠也。今人以長而曲者爲瓠，短項而大腹者爲葫蘆，卽匏也，亦謂之壺。幽風：『八月斷壺。』鶡冠子：『中流失船，一壺千金』是也。然則壺，嫩而甘者，亦可食，老而苦者，古人皆用以渡水，今人則用以盛水而已。與瓠形質既殊，其熟，瓠先而匏後，而古人通用之者，原一種也。（陸佃埤雅斷以爲二種，固亦無害，乃釋匏，而又釋壺與瓠爲二，誤矣。）

余於市場戲劇中見葫蘆多有方者，又有突起成字爲一首詩者，蓋生時板夾使然，不足異也。最後於閩中見一葫蘆，甚長，而拗其頸，結之若繩狀。此物甚脆，而蔓係於樹腹，又甚大，不知何以能結之？此理之不可解者也。

南州異物志載：『蕉有三種：最甘好者爲羊角蕉；其一如雞卵；其一如藕子。』此皆芭蕉耳。今閩、廣蕉尚有數種：有美人蕉，樹葉皆似芭蕉而稍小，開花殷紅鮮麗，千葉如槌，經數月不凋謝，擲置瓶中，以水漬之，亦可經一兩月也。此蕉最佳，書齋中多植之。有鳳尾蕉，其本筵巨，葉長四五尺，密比如魚刺然，高者亦丈餘。又有番蕉，似鳳尾而小，相傳從流求來者，云：『種之能辟火患。』



美人蕉，華而不實，吳、越中無此種。顧道行先生移數本至家園植之，花時賓朋親識，賞者如雲，以爲從來未始見也。先生喜甚，以美蕉名其軒。今復二十餘年，不知何如耳。番蕉，云是水精，故能辟火，將枯時，以鐵屑糞之，或以鐵釘釘其根，則復活，蓋金能生水也。物性之奇有如此者。植盆中不甚長，一年纔落一葉，計長不能以寸也，亦不甚作花。余家畜二本，三十年中，僅見兩度花耳。花亦似芭蕉，而色黃，不實。

歷考史傳所載果木，如所云都念猪肉子、猩猩果、人面樹者，今皆不可得見，而今之果木又多出於紀載之外者。豈古今風氣不同，或昔有而今無，或未顯於昔而蕃衍於今也？今閩中有無花果，清香而味亦佳，此卽倦遊錄所謂木饅頭者。又有一種，甚似阜筴，而實若蒸栗，土人謂之肥阜果，或云卽菩提果。至於佛手柑、羅漢果之類，皆不見紀載。山谷中，可充口實，而人不及知者，益多矣。

牡丹，自唐以前，無有稱賞，僅謝康樂集中有『竹間水際多牡丹』之語，此是花王第一知己也。楊子華有『畫牡丹處極分明』之詩。子華，北齊人，與靈運稍相後。段成式謂隋朝種植法七十卷中，初不說牡丹，而海山記迺言煬帝闢地爲西苑，易州進二十相牡丹，有赭紅、頰紅、飛來紅等名，何其妄也？自唐高宗後苑賞雙頭牡丹，至開元，始漸貴重矣。然牡丹原止呼木芍藥。芍藥